「幸福公式」

齊　夫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人都是相同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說，幸福的人肯定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這個共性的東西是什麼呢？

爲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哈佛大學的研究者對二百六十八名男子進行了長達七十二年的跟蹤調查，從他們進入大學，奔赴戰場，成家立業，生育子女，一直到退休終老，堪稱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最全面的社會科學實驗。那麼最後的結論是什麼？他們提出一個幸福公式：愛+工作+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

首先是愛，有愛的人是幸福的。這個愛，包括小愛，如親情之愛，愛情之愛，友情之愛；也包括大愛，像社會之愛，國家之愛，民族之愛。有愛的人，心有所寄託，情有所維繫，總是滿面春風，笑意盎然，他希望別人都幸福，自己也會幸福。所以，眞心相愛的情侶是幸福的，捐贈慈善事業的人士也是幸福的；含飴弄孫安享天倫之樂的老人是幸福的，爲祖國站崗放哨巡邏執勤的戰士也是幸福的。

工作也是幸福的必要因素。一個只會消費而不肯工作的人，心是空的，生命是沒有價值的，肯定會受到公衆鄙夷。而一個積極工作的人，爲自己也爲社會創造着財富，對他們來說，「工作着是美麗的」，既有成就感，也有歸屬感，還被人尊重，幸福感自然也就油然而生。當然，這個工作是自己熱愛的工作，適合自己的工作，能發揮自己特長的工作，是一個自由人的工作，而不是一個在皮鞭下被強迫勞動的奴隸的工作。

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也是幸福不可或缺的。常言說「事在人爲，境由心造」，是很有道理的。在同樣的環境下，有人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有人就處處受制，動輒得咎，其重要差別就至於有沒有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有了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不論是身居朝堂之上，還是處江湖之遠，不論是在繁華鬧市，還是在偏遠山野，都可以做到寵辱不驚，坦然自若，以幸福的微笑來應對花開花落，雲聚雲散。

一個老是感覺自己不幸福的人，不妨自我檢查一下，我是不是缺乏愛心，少情寡義，待人太過刻薄；我的工作是不是不投入，是在混而不是在認眞幹，或者乾脆是游手好閒，無所作爲；我的心理是不是過於浮躁，見啥都煩，老是覺得不順，似乎幹啥都彆扭。果如此，那麼，就請你認眞記住並努力去踐行這個幸福公式：愛+工作+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

《開明少年》徵文集

許定銘

《開明少年》一九四五年創刊於上海，是一份很受歡迎的月刊，曾先後由葉聖陶、葉至善父子主編。這份刊物創刊的目的是要爲少年人提供課外讀物，闢學生園地讓學生練習寫作，它的性質大至和《中學生》近似，只是內容較淺易，以初中學生爲對象。

《開明少年》的特色是經常舉辦徵文，他們先定下一個題目，讓少年人在指定的範圍內寫作，最後由編輯部從衆多來稿中選出數十篇，以所定的命題出版一冊單行本。這樣的選集不知出過多少本，我見過的就有：《少年們的一天》（一九四七）、《忘不了的事》（一九四八）、《我》（一九四八）和《熟悉的人》（一九四九）。這些徵文選集內容廣泛，水平高以外，書前還有葉聖陶寫的序，是少年人課外的優良讀物，多能一版再版。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開明少年》三周年紀念徵文選集《我》，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第三版。葉聖陶說是從六百四十四篇來稿中選出來的三十篇，來稿者有「工人、苦力、店員、學徒、做莊稼的，當兵的，國民學校的教師……」，一九四〇年代的「少年」，居然有這樣的特殊身份，實在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封面是豐子愷的插畫《來的是我》，來人爲什麼要蒙着眼？是不忍看他們的苦難，還是鼓勵他們無視困苦，勇往直前創出一條新路？

不漂亮的主持人

言止善

有一次，記者採訪幼兒園的小朋友，問他們將來想當什麼，好幾個的回答都是：「要當主持人。」電視節目主持人，站在華麗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美，別說是小朋友，連大朋友也艷羨。

主持人也有不漂亮的。台灣電視主持人金馬獎的獲得者凌峰就是一個。凌峰有個草木全無的頭和一張溝壑縱橫的臉，但他常以機敏的語言來展現自己的幽默。他曾自嘲說：「中國五千年的滄桑都寫在我的臉上。」這話可有些分量，不是一般的俏皮話。有一次，他和一位俏麗的小姐一同主持一個節目，長相的反差固然很大，但他妙語連珠，有的還是雙關語，那位小姐卻一頭霧水，反差也很大。

撒貝寧是央視法治節目主持人。據網上介紹，有一回小撒在西安和一群「粉絲」交流。有位女青年說：「你形象一般，但很有內涵。」小撒連忙辯解：「我內涵一般，但形象不錯。」大家都笑了。

央視的主持人裡，我評價最高的是婦女節目《半邊天》的主持人張越，她也是一個不漂亮的主持人。我不是女權主義者，連「婦女之友」恐怕也算不上，經常看《半邊天》節目，就是由於它是由張越主持的緣故。在央視的主持人裡，張越不能算「大牌」，我想，那多半是由於《半邊天》沒有被安排在黃金時間播出。

作爲記者的張越有精彩的表現。她是眞誠的，交談到興起之時，她就大笑。你看她笑，聽那聲音，彷彿家裡來了一位豪爽的客人。婦女節目常要突出婦女的訴求，但當被採訪的女性有偏執情緒，對「另一半」不夠尊重時，張越就會批評她。張越是深刻的，當別人心裡的話一時表達不出來時，她三言兩語的插話後，人家馬上會說：「對，正是這樣。」張越畢業於中文系。十多年前，那時張越還沒有入電視的門。央視要做一個叫《夢想成眞》的節目，採訪到理想各異的女性，張越的理想是當廚子，她本眞的表達受到青睞，從而成了電視人。之前，她做過教師、編輯，到新崗位以後，她走上街頭，走到地頭，訪問打工妹、保姆、農民、乞丐、殘疾人。《半邊天》裡，除了白領和精英，常可以聽到草根的聲音。張越的節目注重人物內心世界，尤其注意展現婦女同胞面對生活壓力表現出的自強不息。有觀衆評價她是「一個爲正義吶喊，快意恩仇的央視女俠」。順便說及，張越組織的文字，嚴肅而不呆板，活潑而不輕浮，如此功夫，不是短時間內可以練就成的。

張越對自己的不漂亮並不諱忌，她坦言自己自信：「我的自信源於生命力，源於青春的活力，源於良好的教育，源於上帝的賜福。」是的，上帝爲誰關上一扇門，就會爲其打開一頁窗。不漂亮的主持人就通過那窗口來和我們交流，他們也是電視節目的風景，而且給人以難忘的印象。

我們打開電視機，期望看到好節目。悅目，我們所欲，賞心，亦我們所欲，若二者不可得兼，捨悅目而取賞心也。

誰逼誰上梁山

劉　陽

重讀《水滸》，我忽然感到，「誰逼誰上梁山」的問題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一百零八將爲什麼上水泊梁山？以前我粗粗歸納了一下，大約有五種模式：

一、盡忠竭力，卻遭到朝廷佞幸陷害，被昏庸官府逼得走投無路，把心一橫，落草爲寇，以林沖爲代表；

二、仗義鋤奸，或情急之下誤殺小人，犯下了人命官司，天大地大無以爲家，於是揭竿而起，上梁山替天行道，以宋江、魯智深、武松爲代表；

三、痛感於民生艱危，世象凋敝，相時而動，順應天數，欲殺他個清平世道出來，以三阮爲代表；

四、仰慕水泊英雄的事迹，碰巧自己也是飄蓬江海無牽無掛人，一有機會便加入那杆杏黃旗，活出個人樣兒來，以李逵、時遷爲代表；

五、奉皇命去梁山泊剿寇，或被梁山好漢用計破壞了所擔負的朝廷公務，而這種公務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基礎之上的、非正義的，戰敗後或被破壞後難以回京覆命，與其死路一條，索性上山入夥，以呼延灼、關勝、秦明、楊志爲代表。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一個生長在太平盛世中的老百姓，倘使有飯吃，有衣穿，日子過得下去，決不會輕易去做那腦袋懸在褲襠上的強盜的。逼良爲娼！他們是被統治階級逼上了梁山去的！有的看似主動上山，實則也是「殺盡不平方太平」現實的絕妙諷刺和辛酸折射，背負的可能不是自家獨個的苦，但卻是時代民衆的苦。即使那些昔日沐浴於浩蕩皇恩的朝廷軍官，也深知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政治潛規則，熟諳生殺予奪每每一步之隔的道理，他們的跟着造起反來，同樣是被在上者淫威所逼，只不過被間接地逼上梁山罷了。

所以，幾百年來人們用「逼上梁山」這四個字來概括《水滸》的故事主題，是很有見地的。一個「逼」字，很形象地刻畫出了梁山好漢的屈辱史和抗爭史，假如提出「誰逼誰上梁山」這樣的問題，回答肯定是：官府逼好人上梁山！

不過，有一個人的上梁山過程，使我對「逼上梁山」這句話開始產生了饒有興味的懷疑。這個人的入夥，在我看來極具戲劇性，可以算作第六種模式，某種意義上也大大地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水滸》。誰呢？

金槍手徐寧。一個不大不小、不高不低、不重要也不次要的人物。論座次，在林沖魯智深武松後頭，在李逵和三阮前頭，論宿數，乃是「天祐星」。論頭銜，則是「馬軍驃騎兼先鋒使」，好歹也算得實力派了吧。他究竟是怎麼上的梁山呢？

成爲梁山一員之前，徐寧是京師金槍班教頭。從書上看，金槍班教頭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大概僅次於林沖這樣的八十萬禁軍教頭。更何況武藝超群，一手「鈎鐮槍」天下獨步！

於是，問題來了：這徐寧，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天子腳下，美妻俊子，克己奉公，按勞取酬，過着平靜幸福的小康生活。好端端的，他幹嘛要上梁山做強盜呢？

不是他要上梁山，而是他「被」上梁山。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大權臣高俅的弟弟高廉被梁山好漢幹掉了，高俅派大將呼延灼擺下「連環馬」尋仇來了。哇噻，這新式戰法出神入化，還眞叫梁山泊一時間人仰馬翻。咋辦？金錢豹子湯隆出了個主意，派鼓上蚤時遷這把賊骨頭半夜三更去他哥哥、也就是時任京師金槍班教頭的徐寧家偷取「雁翎甲」。第二天再由湯隆出面，以幫忙找「雁翎甲」爲名，一碗蒙汗藥麻翻，硬生生把個徐教頭「賺」（多傳神的字眼！）上了八百里水泊。而費此種種手腳的目的只有一個：只有徐寧的獨門「鈎鐮槍」可破「連環馬」。

就這樣，金槍手徐寧稀裡糊塗「上」了梁山。

就這樣，宋江爲了保證自己的旗幟不倒，活生生地把個徐寧給騙上了梁山。

並且，其手段之陰險極可玩味——

「湯隆道：『我又叫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

就這樣，宋江以如此赤裸裸不入流的手段，活生生地斷了徐寧的後路！「你就乖乖地留在山上教兄弟們使槍，和我一樣做你的強盜頭領吧！」

這也叫「逼上梁山」嗎？

在這裡，是誰在逼誰上梁山啊？

顯然，已經不是官府逼好人上梁山了，而是宋江逼好人上梁山。梁山上的人本來是替天行道，去解救別人的，但是，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爲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有時也可以不惜把好人逼上梁山，替我行道。梁山泊另一總司令盧俊義，不也是這樣被稀裡糊塗「賺」上山的麼？

那麼，被宋江逼上梁山去的徐寧又持何心態呢？我設想，大約有三種可能：

一、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誓死效忠朝廷而不變節，哪怕由於這強烈的不合作態度而被梁山好漢們剖腹挖心；

二、假意投降，虛與委蛇，先保住性命，笑臉相向，慢慢周旋，再伺機逃出虎口重整山河；

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既被抓住了，就乖乖地跟着一塊兒「殺向東京，奪了鳥位」，起鬨造反吧。

我估計，一個落入了敵手陷阱的男人，最低限度總應該掙扎一番，而不至於立馬就逆來順受吧？

我錯了。很不幸，徐寧屬於第三種。他的死心塌地從此留在梁山，既有宋江斷其後路的逼迫因素，也同時是出於自己的軟骨頭，請聽他被騙上山醒悟過來後，作爲第一反應的兩句話——

一句是還有點生氣，怪湯隆：「卻是兄弟送了我也！」

跟着另一句就平下來了：「兄弟，好卻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裡了。」

就這樣，牛頭一按便啃起了草，他從此留在了梁山泊。

宋江對他，始終器重有加，直到最後征方臘時，徐寧中了毒箭，快去見上帝的一刻，還待他以「股肱」之禮呢。

與山野樵夫出身、一心一意「革這夥媽媽的狗命」的方臘不同，宋江有許多來自朝廷的將官兄弟。從一開始他就想代皇帝行事，就把自己當成了皇帝的將官，對他來說，「必也正名乎」，名正言順是相當要緊的事情。用正統的眼光看，方臘更反動，宋江似乎還有點兒「文死諫，武死戰」的臣道，但從更深遠的人性角度觀察，相對而言，方臘的造反倒更接近自由，宋江的起義卻更接近不自由，儘管他至死都以爲自己是在尋找自由。

我們已經把這個悖論看得非常清楚了：宋江以忠臣自居，卻又同時陷忠臣於不仁不義之地。自己被逼上梁山、謀求生存自由的宋江，反過來又可以無情破壞別人譬如徐寧的生存自由，逼徐寧上梁山。其實，徐寧固然是君君臣臣的產物，宋江最終不也是爲了努力成爲趙家天子的幫閑嗎？殊途同歸，目的都是同一性質的，又何苦一番手腳兩番做呢？爲了達到自己想像中的自由，不惜犧牲無辜者的自由，結果是大家都不自由，在這種永遠難以自圓其說的農民運動思想怪圈中，自由依然只能是極權主義者屁股上的紋章。其歸宿也只能是：受招安，征方臘，作鳥獸散。

巴爾扎克作品中譯本

王　鵬

今年五月是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一七九九至一八五〇年）誕辰二百一十周年紀念日。他的文學作品，在全世界擁有大量的讀者。

巴爾扎克的作品傳入中國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了。巴爾扎克的作品的第一個中譯本是一九一五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哀吹錄》，內有他的四篇短篇小說，即《獵者斐里樸》、《耶穌顯靈》、《紅樓冤獄》、《上將夫人》，翻譯者爲林紓和陳家麟。一九一七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周瘦鵑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收入了巴爾扎克的《劊子手》，並附有作家的生平和創作簡況。一九二二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馮子才譯巴爾扎克的言情小說集《紅淚影》。

一九三六年在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中，曾先後譯載了巴爾扎克的六篇短篇小說，有《無神者之彌撒》、《一件恐怖時代之軼事》、《不可知的傑作》、《信使》、《再會》、《石榴園》，還譯載《〈人間喜劇〉總序》。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了蔣懷青譯《巴爾扎克短篇小說》，內有八篇他的小說，即《紅色旅館》、《基督在法蘭德斯》、《荒野情愛》、《法西諾・加拿》、《在恐怖時代》、《大白萊德克》、《格萊納蒂爾》、《海濱的一悲劇》。在出版之前，譯者蔣懷青約請了作家王任叔（即巴人）撰寫了《關於巴爾扎克》一文，作爲該書的「前言」，書末附有譯者編寫的《巴爾扎克重要作品目錄》，開列了他的長篇小說十種，短篇小說三十一種。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穆木天譯巴爾扎克長篇小說《歐貞尼・葛朗代》，書末附有《巴爾扎克年表》一篇。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伍光建譯《巴爾沙克的短篇小說》，收錄《瑪當狄第最後一次的聚會》、《罰他獨生》、《不信教的人聽教士唸經》等三篇小說。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〇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分別出版了黎烈文譯巴爾扎克的兩篇長篇小說《鄉下醫生》和《貝姨》。一九四五年雲海出版社出版羅塞譯**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集《戴依夫人》，內有《戴依夫人》、《約安先生》、《恐怖時代》、《基督在福蘭達斯》。一九四五年五月，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印行了陳原譯《巴爾扎克諷刺小說集》（兩卷本），共收錄他的小說十二篇。

一九四六年五月，駱駝書店出版了傅雷譯巴爾扎克的中篇小說《亞培爾・薩伐龍》。一九四七年，上海海燕書店出版了高名凱譯巴爾扎克長篇小說八種（**見圖**），即《老小姐》、《單身漢的家事》、《兩詩人》、《外省偉人在巴黎》、《發明家的苦惱》、《葛藍德・歐琴妮》、《杜爾德教士》、《古物陳列室》。

……

新中國成立以後，巴爾扎克的作品繼續受到中國讀者的追捧，各種新譯本層出不窮。近六十年來，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巴爾扎克的作品就有六百多萬冊（部），可見讀者之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巴爾扎克全集》（二十五卷本），達到了巴爾扎克作品在中國傳播的高峰。

民國時期的巴爾扎克著作中譯本　王鵬提供

留點給別人

朱國良

記得少時，正長身體，對於那些少得可憐的菜餚，往往是「老虎舔蝴蝶」，可以一掃而光的，但母親就常常會對我說：留點兒給別人吧。她指的是留點菜給未歸的妹妹們。留菜是一種最樸實最直接的關懷，是平常人家最眞誠貼心的「想到別人」，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是最可表達對親人的疼愛，對他人的關懷的行爲方式。而在那個年代，當我晚歸時，見到餐桌上還有那刻意留下來的那點菜，心裡眞是比如今吃山珍海味還舒暢。

如今，對家人親切的「留菜」回憶早已停在了上個世紀，而那一份溫情總也抹之不去，那淡淡的記憶，那甜甜的回憶，常伴隨着我去待人處世。而我的「留菜」意識也從不自覺、不情願而成爲生活習慣，凡事我都喜歡「留一點給別人」，習慣與別人分享，不喜獨吞，雖然談不上「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但我也深深地感到：兩人分擔痛苦，變成了半個痛苦，兩人分享歡樂，變成了兩個歡樂的道理，在留點東西給別人的這個理兒上。做人總是少一些霸氣、痞氣和蠻氣好。事實上，在人性關係上，義氣、和氣和文氣總遠比前者好。

人與人之相處，所求的不正是留一點給別人的那份關愛與疼惜嗎？

如今，生活中的「菜」是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厚了，這些實惠的「菜餚」，總有着千葷萬素的誘惑，如獎金、福利、證券、外快等，但留點或多留點給別人卻是一個恆常的題目。

「留」，其實就是一種境界，一種氣度，也是一份寬容，一份厚重。

台灣早期股市好手陳逢源生前最有名的一句話是：「賣股票時，記得留一點給別人賺。」股市是不講情面、不留餘地的投資市場，爲什麼要留一點給別人賺？

其實，留一點給別人賺，正是給自己賺錢的機會，要留給別人賺錢的機會，你才能放出手中的股票，立刻取得現金；留一點給別人賺，別人才會接手你可能遇到的股市風險，這可能註釋爲「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吧！如果說這句話有點功利，也有點庸俗，是爲了「多種花，少種刺，留得人情好辦事」，那麼，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這相見之下，就不會難爲情，就沒有內疚感，甚至負罪感，有的只是尊重、敬重和情義。因爲你無愧於別人，對得起良心。

古籍修復面臨尷尬

蕭　愚

古籍是社會的珍貴財富，然而由於年代久遠，加上保管因素，許多古籍都因蟲蛀、霉變、受潮而出現不同程度的破損，要「修舊如舊」，需要很多的修復技巧。在中國，現存公藏古籍超過三千萬冊件，加上民間珍藏的各種古籍，殘破嚴重亟待修復的，保守估計也有一千萬冊件。而中國各地圖書館古籍修復人才卻極度匱乏，專業修復人才不足百人，與當前古籍保護的嚴峻形勢形成尖銳的矛盾。

據了解，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古籍紙張的酸鹼性PH值，已由上世紀六十年代平均值的七到七點五降到現在的六點六，這意味着古籍文獻的紙張已從弱鹼性或中性轉變爲酸性，這些古籍紙張的植物纖維素已開始發生酸性水解，紙張已經開始變黃和脆化。實驗測算，PH值在五以下的文獻，紙張將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會超過二百年。

專業人士稱，中國國家圖書館現藏的一百多萬冊件珍貴特藏善本中，中度破損的就有二十六萬冊（件），重度破損的也有十二萬冊（件）。河南圖書館一位負責人稱，有時發現一些古籍在箱子裡，像棉絮似的，一碰就碎，有點慘不忍睹。

鄭州一位古籍修復專家稱，修復工作是一項細活，一點也馬虎不得。爲了修復一部老版《石頭記》，他曾帶着四個學習古籍修復專業的在校大學生，整整忙了兩個多月才修好。他介紹說，由於受潮受霉，那本古籍已全部板結在一起，成了「書磚」。他先剪開裝訂線，然後用砂紙輕輕打磨「地角」（書的底邊），再用專用的小起子，一點點把紙剝下來。遇到剝不開的，還要先用毛筆蘸水濕潤板結的地方，再用小鑷子慢慢往下拉……這個活，一點不能馬虎，因爲那本古書的紙張很脆，稍不小心，就碎了。然後，再按照「整舊如舊」的原則，對裡面的書頁進行一一修復。

儘管各地所留下的珍本古籍急需修復的達數千萬冊，然而中國面臨的是修復人才嚴重匱乏、資金嚴重短缺的尷尬局面。全國各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古籍文獻共計約有三千萬冊，其中大部分殘破情況嚴重，亟待搶救性修復，但是目前內地古籍修復專門人才一共只有百餘人。北京各文化機構和民間的專職修復人加在一起還不足六十人。中國國家圖書館現有古籍修復人員十二名，這一數字已足以讓其他圖書館羨慕不已。

爲了解決古籍保護人才缺乏的問題，早在二〇〇三年，中國文化部下發了《中國古籍特藏保護計劃》，明確提出在二十年內撥款十億，分期開展全國古籍修復工作。同年教育部和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於開展培養古籍修復人才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北京、上海、江蘇三省市開展培養古籍修復人才試點工作。但是，到目前爲止，全國開展這一專業教育的學校在國內僅有一家，從二〇〇一年至今，該校培養出畢業生僅有幾十名。

據悉，中國文化部已啓動「中國古籍特藏保護計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古籍保護的嚴峻形勢有望得到改善，古籍保護工作在中國也有望走上良性發展之路。